



北大将劝离教学楼内的无学生证者——北大负责人表示，从11月5日开始，北大将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若发现不能证明北大学生身份的人，校方会劝告他们自觉离开教学楼。虽然这位负责人强调说，这不是一个刚性措施，不是绝对禁止校外人员到北大旁听，但他也坦言，这一举措“是为了堵住那些挤占北大教学资源的个别社会闲散人员。”

刚性也好，柔性也罢，总而言之，北大不欢迎“社会闲散人员”到北大游学、听课的态度是很明显的。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不由得一声叹息，觉得北大这所中国最富有人文精神传统的高校，在开放性这一点上，却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越来越退步了。

据“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教授在《负暄琐话》一书中回忆，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在北大就读时，发现那时北大的课堂几乎是对全民开放的，旁听生可以到任何一个教室自由地去听课，从来没有听说过不准入内之类的事。他回忆到，有一位名教授每次上课，教室都挤得满满当当的，可到了考试的时候，却只有两人参加，这才明白原来平时来听课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具北大学生身份的“私淑弟子”。这样的风景在如今的北大虽然也有，可比那时候差远了，至少旁听生的人数还是远远少于正式学生的人数的，何以那个时候能够包容和接受，今天反倒不能接受了呢？

北大用旁听生会“挤占北大教学资源”做为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理由，其实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因为我们都明白，知识财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可以共享，一个人获得了某种知识，并不排斥其他人同时获得。比如教授在课堂上讲课，他的声音被旁听生听到了，并不会使正式学生有任何损失，他写在黑板上的讲义，被旁听生抄下来，也不会妨碍正式学生的学习，既然如此，北大又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旁听生会不会“影响课堂秩序”的问题，我们不难想象，旁听生既然不辞辛苦跑来听课，当然是想学到点东西的，因此维护“课堂秩序”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那位负责人说，发生过一起精神不正常的社会闲散人员扰乱课堂，致使不得不中断的事件，则明显属于个案，按照个案来处理就是了，又有什么

必要设立一个“抽查证件”的制度来摆明自己的冷漠呢？难道靠“抽查证件”，就能防止“精神不正常的社会闲散人员扰乱课堂”吗？

北大对旁听生持排斥态度，可能也和北大对现代大学职能的理解过于偏狭有关。其实，现代大学职能有三项，教学只是其中一项，其他两项则为研究和服务社会。而以开放的胸怀接纳旁听生，正是自己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从“产权”的角度来看，我也不认为北大就有权力将旁听生拒之门外，因为北大并不是北大的北大，她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建立和维持的，就在几年前，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国家还一揽子给它拨了18个亿。作为一所“国立”大学，它的产权是属于全民的，因此北大应该最大限度地对公众开放，

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所谓“劝离”。

当然，前面说了那么多，都是把旁听生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大学的某种“麻烦”来讨论的，但如果我们意识到现代大学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和职业训练机构，还应该把培养一种价值观、有责任感、有精神追求的现代公民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的话，那么旁听生就不再是什么“麻烦”，而是一种送上门来的财富了。

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大学生要最终成长为这样的现代公民，就必须和社会有广泛的接触，就必须对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就必须知晓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但所有这一切，大学本身是无法全部向同学们提供的，教授无法做到，同学们之间，由于阅历、背景、知识水平相似，相互之间的启发意义也受到很大局限。

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校园里的旁听生，就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年龄不同，职业各异，人生阅历也各有各的精彩。他们生活在大学和社会的边缘地带，游走于社会和大学之间，成了连接大学和社会的一座重要桥梁。因此，大学不仅不应该将旁听生拒之门外，反而应该张开双臂欢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如座谈会、学术研讨会、联谊活动等，使本科生能够和他们充分接触，进行思想交锋，同时也交流感情，这样才有利于加速本科生的社会化过程和全面发展。

接纳还是拒斥旁听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校园管理问题，实际上却成了检验大学精神是否失落的试金石，北大可不慎乎？

美联社日前报道：著名美国脱口秀女皇奥普拉表示支持民主党人提名的黑人参议员奥巴马角逐总统。对于奥普拉的影响力，有人甚至认为传统意义上词汇已无法形容，而称其为“0元素”效应（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没有编号为0的元素）。

且看奥普拉曾经的“0元素”效应：她主持的“谈话”节目，其收视率一直占全美国头把交椅，并在海外112个国家播出；2005年度《福布斯》“百位名人”的排行榜，奥普拉以“一览众山小”而雄踞影视、体育巨星的榜首；奥普拉《读书》节目曾推荐《主人手册》，果然在2005年世界著名亚马逊网站公布的美国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上赫然在列。一位出版总裁无不幽默地说：

“0元素”效应的奥普拉

徐德仁

“以奥普拉的‘效应’，就是推荐电话号码簿，人们也会去读。”1991年，她曾提议一项立法——“全国儿童保护法案”，1993年12月，克林顿总统便签署了这项“奥普拉法案”。她倡建“世界扑满银行”，许多人很快就捐出多余零钱，募集到8100万美元的资金，她自己也相应捐赠了这些数目的钱，帮助了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当她说“疯牛病”发生，便脱口而出

“0元素”效应的奥普拉

徐德仁

庆祝开播19周年，她当众宣布向276位贫困出席者每人赠送一辆通用G6轿车……

由于“0元素”的号召力，乔治·克隆尼、莎朗斯通、奥立佛等也纷纷加盟……然而，有评论指出：明星加盟并非灵丹妙药，原因是美国民众对明星、特别好莱坞印象不佳，认为那里是一群不知民间疾苦的有钱人聚集之地。

面积122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将达到55%。在上海这个现代化的都市边缘，崇明岛是一片令人心醉的广阔“绿地”，也是候鸟的天堂。崇明岛作为我国候鸟南北迁徙路线的东线中段驿站，目前在崇明东滩栖息的候鸟种类多达108种，总量达到200—300万只，约占我国鸟类种数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地区的四分之一。在环岛的林带和东滩湿地，我们总可以看到各种鸟儿引颈高歌、翩翩起舞的景象。

“把梦叫醒的鸟儿/把美丽写在脸上的鸟儿/在诗里筑巢的鸟儿……”在武警崇明驻岛部队的俱乐部里，有这么一个诗歌角，里面所展示的是我们爱鸟护鸟小组的战士们专为海岛的鸟儿所写的诗，诗歌是稚嫩的，但感情是真挚的。鸟是人类的朋友，它的生活完全取决于环境的好坏。在驻守海岛的武警战士内心，鸟儿其实就是眷顾海岛的精灵，战士最想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崇明岛有多大，战士为鸟儿筑的巢就有多大。

为了让珍贵的鸟类有安全的生态环境，武警驻岛部队专门成立爱鸟护鸟兴趣小组，在码

我预先泡好一壶铁观音，对话之前给E斟上一杯。E啜了一口，嫌淡，于是我又往壶里投放了些许茶叶。E说，喝茶我不计品种，什么茶都能接受，但要浓的，够刺激的。

其实，我对他并不十分了解，编发过他的数篇千字文，偶尔听到“圈”内人关于他的一些议论，去年圣诞节寄给我一张贺卡，附来一封信，表达了他的追求，倾吐了他的苦闷，就这些。

尽管是初见，E却一点也不拘束。早前我在青年报当编辑，经常约请作者，一个个都

是拘谨得很，非请不落座，谈稿子的时候满脸虔诚模样。改革开放，经济活了、人活了，社会活，国家活，一活百活，活泼成自然，就像眼前的“80后”E。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入乡随俗”，在人际交往中不会去计较沉重的礼数。

交谈是平等的、聊天式的。

E：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仔细读了你的信，知道你的心迹。最近在忙些什么？

E：自控时间，不算忙。修改一本小说稿，还抽空学开车。我已经备足了买车的钱，自己赚的，不靠父母。

E：你爸爸还那么敬业，公司还那么帅气吗？

E：成天只知道挣钱，对他来说钱越多越

风光，用起来却把一分钱看得比太阳还大，还催我成家，老脑筋，早生贵子，烦透了！

E：我：你很率真。允许我刺探一下，写的小说是什么题材？

E：对你不保密，以我父亲为原型。

E：文学艺术必须面向人生，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学”。推动时代前进的人物往往就在身边，就在看似平凡之中，需要你去

有文化支撑。只有向世界提供一份出色的“文化图谱”，才能让外界真正认识、认可你。

E：对对对，光有企业家、生意人是不行的。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少不得的……我很想知道你眼中的我是什么模样的“角色”，能不能描述一下？

E：我：你对生活的态度是认真的，有追求、有热情，这些都很可贵。现在宣传媒体对“80后”“90后”的评价、定位有失偏颇，放大了少数人的个性特征，让社会产生了许多误解。

E：你能理解我们。我本可以跟着父亲做公司，衣食无忧，也可以减少矛盾，但我不愿意坐享其成。我选择了文学这条路，就意味着对社会的一种担待……我在广告自己，让你见笑了。

E：我：不，说得在理。随便问问，听说你对文学前辈公开发表了一些不恭敬、甚至是出格的言论，有没有这回事？

E：话是说过，但我认为没有出格。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狂妄的人，我内心是尊敬前輩作家的。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得到他们当中个体的帮助。我自知难以与“高墙内”厚重的既有氛围合拍，所以我情愿做一个“游牧写作人”。再说，我身上有不足、有缺点，又有谁来找我谈过心呢？我生性认理，不在乎指责。像余秋雨这样的名家，也有人挑鼻挑眼，更何况我们这些小字辈。我看倒是解放日报好，更随心所欲。



夜光杯

慧眼识珠，聘请他当艺术顾问，文学团体也应该有这种宽容的气度。

E：我：作为社会人，都有个选择和被选择的问题。宽容是一种美德，宠辱不惊是一种境界……

曹雪芹、高鹗是那个时代孕育的，但他们的成就是伏案青灯的结果。在文学巨匠面前，谁越骄傲谁就越渺小……我们只是交流交流，作为共勉吧！

E：我：一番对话，使我对E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许让我了解的是整整一代人。正如铁凝同志所说的：“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彼此又不尽相同。

因为对文学的爱和不放弃，使他们之间、我们之间有了相互珍视的情感和愿望。”对文学青年而言，既要敢于创新，又要善于在继承中创造。我相信，他们最终会长大成才的。“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的悠悠文脉不会断裂！

E：我：说铁观音好香，够刺激。我说香从茶出，更随心所欲。

一代岐黄名医叶熙春（1881—1968，学名其蓁）悬壶济世60余年，以其仁心仁术，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口碑载道；年逾古稀后，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出任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与其他许多中医名家一道，为我国中医药事业作出了卓著不朽的贡献。

宋连庠 作为叶熙春早年的好友，同盟会会员、教育家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上世纪50年代到苏浙农村视察工作时，听到了百姓们“赞扬叶熙春医生医德医术”的心声，从而激发了自己沉寂多年的诗兴，打破了“参加政府工作后不再结私人文字缘”的惯例，挥毫为叶熙春题写了“扇面”与“字屏”各一幅。

诗与联喷珠泻玉，不仅字写得好，更体现了人民政府对民生的由衷关怀和对国粹中医的大力弘扬，以及“中西合璧”的正确方向！



一代宗师吴昌硕（中国画）

张渭人

头和湿地景点宣传护鸟知识，唤醒人类自觉地保护自然的生态平衡。有一年台风过后，战士们在海岛防风林带里寻找受伤的鸟儿，却意外地捡拾到两只摔在雨地上折断了腿的小天鹅，小天鹅被他们迅速带回警营，上药、包扎、做窝，白天为它买来小鱼小虾，晚上为它换药，像母亲照顾孩子一样细心。

文书王海龙是个摄影爱好者，他还相

两只送不走的小天鹅

徐连宗 王明涛

机全程记录了两只小天鹅从受伤到治愈康复的全过程，制作成精致的影集，还用文字记录下小天鹅的生活习性和受伤后的救助要领，成为爱鸟护鸟小组成员的口袋书。护鸟小组的战士心中有一个最终目的，让鸟儿成为崇明海岛的精灵，人与鸟儿和谐共处。爱鸟护鸟小组准备和驻地社区联手，开展一个叫“提一个鸟巢回家”的活动，让孩子们把

鸟巢带回家，悬挂在住宅楼或小区绿化带中，倡导市民不掏鸟窝，不吃野生鸟，及时救助伤鸟病鸟。

两只小天鹅慢慢恢复了健康，也和战士结下友谊。为了小天鹅重返大自然，放飞的那天，战士们一大早就将两只小天鹅带到了当初发现它们的地方，将小天鹅高高举起，向空中一抛，两只小天鹅振翅高飞，看着远去的天鹅，战士感到有些不舍，可让战士没想到的是，两只小天鹅在高空盘旋了一会儿，又飞回到战士的身边，小天鹅用自己的脑袋温存地在战士们身上磨蹭着，显出一副亲昵的样子。就这样，连续三次，两只小天鹅终于飞向远方。

如今，在大堤上巡逻的战士，时常可以看到两只形影不离的天鹅，在头顶盘旋，发出“伊呀伊呀”的叫声，和战士们打着招呼，战士们知道，那是那两只灵性的天鹅在表达谢意呢。

明日请看“胖子王”的塑身之旅。

十日谈
守岛兵的故事

黄炎培 挥翰赞名医

宋连庠